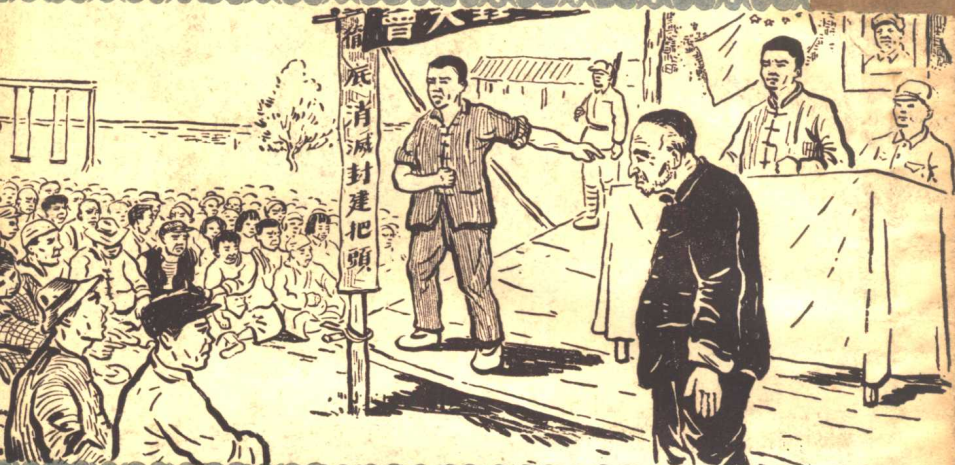


文藝創作叢書



周 熙 著

頭碼五號

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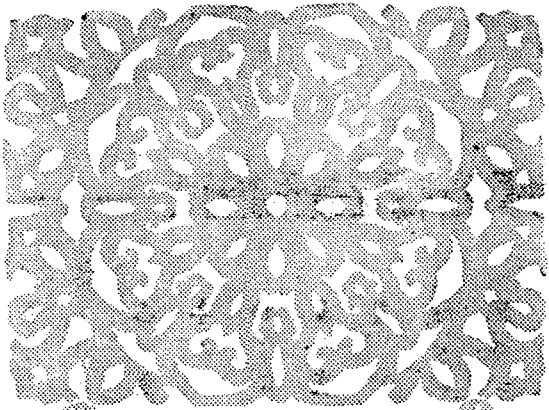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藝創作叢書

五 號 碼 頭

周 熙 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滙 518 (103--39)

五 號 碼 頭

著 者：	周 熙
編輯者：	文藝創作叢書編委會
出版者：	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新鄉路一號
發行者：	新华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滙1)1—7,000

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版

——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馮雪峯

委員

于伶

巴金

王統照

李俊民

胡風

柏山

夏衍

夏征農

徐平羽

黃源

陳白塵

陳學昭

靳以

葉籟士

賴少其

魏金枝

曾經做過江邊五號碼頭大老闆的王金發，聽說碼頭上工人要組織工會，特別和工人們拉交情來了。他和施麻子兩個人，一道跑到五號碼頭上，長馬臉上掛着笑，顯得對這事情很關心的樣子，對工人代表張大保和劉世順兩個人說：

『組織工會是好事，應該應該。工人們不組織工會還行？工會裏要是缺什麼用什麼的，儘管到我家裏去拿，不要客氣……』

身材高大的張大保，顚巴上長着幾顆酒刺，頭上戴着一頂鴨舌帽，帽簷翹得高高的，露出左額上的一塊疤。他正和劉世順、老孫兩個人說話，見王金發來了，把帽舌頭往下一拉，扭轉身伏在江邊的鐵欄杆上，用手擠着顚邊的酒刺，看着腳下滾滾流過的江水，沒有答理他。

話雖然不是對老孫說的，但老孫卻插上來，帶着笑，用有點嘶啞的嗓子接着王金發的話說：

『承大老闆的情，劉世順剛才還說呢，工會正要找房子。』

聽了老孫的話，王金發找到題目了，拿下嘴上的煙嘴，噴出一口煙，緊接着說：

『那好辦，把我家樓下的房子騰出來就是了。那裏寬敞，又氣派；你們那會要，那會騰。不要房租，算是我的一點小意思。』他轉過臉來問劉世順：『世順，你們是不是要房子？』

劉世順心想：『那有這樣的好事，搞工會他會幫忙！這傢伙定是在玩什麼花樣！』他用手摸着下巴冷冷的說：『謝謝你，你的房子住不起！』他雖然只有二十四歲，但兜鬚鬚子卻相當硬，幾天沒刮，手碰到上面，刷刷的。

王金發裝着沒有聽出劉世順說話的意思，敲了一下煙灰，拍拍胸脯說：

『不是說過嗎，不要房租。我姓王的說話不含糊，碼頭上的飯我雖然不吃了，大家是多年的老弟兄，這點義氣不能不講。』他一面說，一面眯細着眼，瞟着站在他旁邊的施麻子。

施麻子捲起袖口，托着畫眉籠，站在王金發旁邊。他是王金發得力的爪牙，過去跟王金發打碼頭，搶江山，立下不少汗馬功勞，所以王金發叫他在碼頭上管事，替王金發剝削工人。論『香

頭。●他比張大保、劉世順都高。『伍』字輩。麻臉，大個子，粗胳膊。前些時，總工會江邊工作組派來了一位鄭鐵華同志，在碼頭上登記工人，發動工人把江北岸的糧秣彈藥裝到江南去支援前線，並幫助工人組織工會。施麻子見那位鄭同志精明強幹，不好惹；又怕工人們觸他的蟹腳，所以就沒敢到碼頭上登記，成天跟王金發在一起，鬼鬼祟祟的。現在，他捲起半邊袖子，用粗大的凸出青筋的手托着畫眉籠，擺着丁字形腳步，嘴裏吹着口哨，逗得畫眉在籠子裏直跳直叫。聽王金發說到這裏，他皺起麻子臉，笑着說：

『是呵，老大是頂講義氣的。大家都是老弟兄，自家人，有什麼客氣的？』他用眼睛掃了一下面前的三個人：只有老孫臉上帶笑在聽他們講話，而張大保卻把屁股對着他，劉世順是愛理不理的樣子，自覺沒趣，於是對王金發說：

『走吧，溜畫眉去。』

『香頭，』安清幫中用以表示聲分。『香頭高』就是聲分大，入門早的意思。

『走。』王金發的長馬臉勉強笑了一下，趁機下臺說：『別客氣，要什麼到我那裏去拿，都是老弟兄，自家人嘛。』說罷，跟施麻子轉身走了。清早的太陽把他們兩個人影子拉得長長的。

張大保回轉頭來，額上的那塊疤在發亮。他對王金發和施麻子的背影瞪了兩眼，又對江裏狠狠的吐了口唾沫：

『呸！自家人，誰跟你是自家人！』

『沒看見嗎，跟我們拉交情呢。』劉世順笑着對張大保說。身子一跳，坐在張大保身邊的鐵欄杆上。

『話不能這麼說，人家或者是好心好意。』老孫站在一邊輕聲咕嚕着，伸手到口袋裏去摸酒瓶，沒有摸着。——早上出來得太匆忙，忘記帶了。他失望的把手縮回來，從另一個口袋摸出兩粒花生米放在嘴裏。

『好心好意？你還是沒有吃過他的苦頭是怎的？你要相信他，你去跟他打交道好了。』劉世順說，臉上顯得很不高興。

張大保對老孫也瞪了一眼，沒說話，鼻孔裏哼了一聲，掏出煙來，給劉世順一枝，自己拿了一枝，點着了。

『好好，不擡槓，好不好？』老孫退步了。

隔壁四號碼頭上正在起棉花，『吭唷吭唷』的嚷成一片。兩條中型的輪船停在碼頭上，煙囪裏不斷冒煙。一包一包的棉花，正從那兩隻船上卸下來。

老孫看到人家忙得熱烘烘的，五號碼頭卻在閒着，工人們三個一堆五個一起的在說閒話。他有點焦急的問張大保：

『米怎麼還不來？』

『快來了吧。』張大保隨口應了一句，用手在眼上搭了個涼棚，對伸向碼頭的大路上看。他沒有看見裝米的卡車，卻看到一個人搖着高大的身軀朝碼頭上走過來。

來人有三十上下年紀，敞着懷，對襟褂子沒扣，露出胸前的一撮黑毛，腰上繫着根足有兩寸寬的皮帶，皮帶前面的一塊白銅，迎着陽光閃閃發亮。高個子，連鬚，眉毛很濃，像兩塊黑布條掛

在那裏。肩上搭着一塊墊肩布。走起路來兩肘微向外彎，就像腋下夾着什麼東西似的。

張大保和劉世順見那人走近，故意掉轉身子，看着五號碼頭下邊一排停着的幾條木船，說着閒話。木船空着肚子等着裝貨。

「大憨，怎麼這會才來？」老孫帶笑和來人打招呼。「昨兒晚上幹什麼啦？又被你老婆罰跪了是不是？」

「他媽的，你才被你老婆罰跪呢！」大憨說。從口袋裏拿出一個小酒瓶遞給老孫：「哪，你老婆叫我帶來的，灌你的黃湯吧！」

「好，算你孝順！」老孫高興的接過酒瓶。

老孫早晚有喝二兩的習慣，今早出來，忘掉帶這傢伙了。剛才跟張大保說話的時候，沒有摸着酒瓶，心裏正像空了一塊。現在見孔大憨把酒瓶拿來，像得了寶貝似的從他手裏接過來，擰開螺絲蓋子，先放到鼻子上聞了一聞，這才喝了口酒，滿足的噴出一口氣。他繼續問孔大憨：

「說真的，昨兒晚上到那裏去了？」

孔大憨見他總是提昨兒晚上，心裏有點惶恐，臉皮覺得有點發僵，顯得很不自然的樣子。老孫見他不回答，又問：『「梭哈」了，是不是？』

『嗯』孔大憨支支吾吾的。

『財氣怎麼樣？老弟。』老孫一面說，一面把酒瓶蓋子擰緊，小心的放進衣袋裏。

『不提了，「三個頭」還碰釘子呢！』大憨找到了藉口，順水推舟的回答。

『哈，孔大憨你準是頂了老婆的騎馬布啦，這麼不順遂！』站在旁邊的一個工人插上來笑着說。

『哈哈……』引起碼頭上另外幾個工人的鬨笑。

『媽的，老子揍你！』孔大憨揚了揚拳頭。

『誰贏了？』老孫繼續問。

●『三個頭』是『梭哈』賭中的一種花樣。

『那還用說，又是大老闆贏了。他手氣真好，媽的，接連拿了兩個「順子」，把我的錢一下都「梭」光！』孔大愁對自己編出來的話覺得很得意。

『大老闆才來過，剛走。』方才說話的那個工人說。

『來幹什麼？』孔大愁問，把夾在耳朵上的半截香煙拿下來，伸手到另一個口袋裏摸洋火。
『幹什麼？借房子給工人搞工會。』老孫說。從口袋裏摸出幾粒花生米來放在嘴裏，煞煞酒氣。
『老大說啦，工會裏要什麼，儘管到他家裏去拿。』

『我不信。』大愁把煙吸着了，噴出一口煙說。

難怪他不相信。昨天晚上，施麻子把他喊到王金發家裏吃飯，王金發明明這樣對他說：『大愁，你千萬別跟他們在一起鬧，搞什麼工會！讓他們去鬧吧。共產黨站不長，老蔣就要回來的，兵艦一開就到。你不見這兩天中央飛機天天來嗎？要是你跟着鬧，將來有你吃的苦頭！』施麻子也警

● 「順子」也是「梭哈」賭中的一種花樣，比「三個頭」大。

告他：『你要記着，大憨這是大爺照顧你！你可不要對別人說。』這都是他親耳聽到的，怎麼睡了一覺，王金發和施麻子又熱心幫工人搞工會呢？他不懂。

『我不信。』孔大憨重複說了一句。

老孫見他說不信，又用他的啞嗓子加以補充：

『你不信？哈，誰要你信？告訴你，你才更不信呢。你猜施麻子怎麼說？他說：『都是自己人嘛，有什麼客氣的。』看，可親熱呢，你該更不相信了吧？』

『自己人。』大憨重複着，想了一想。『是的，是自己人，他們蠻講義氣。』

始終沒有開口伏在欄杆上的張大保，聽大憨說『自己人』，狠狠的吐了口唾沫，把煙頭扔到江裏去，一面擠酒刺，一面自言自語的：

『他媽的，什麼自己人？』

『怎麼不是自己人？』大憨聽到張大保的話，扭轉頭責問張大保，一面搖着高大的身子走到張大保眼前。

『怎麼是自己人？』張大保放下擠酒刺的手，離開鐵欄杆，也迎上來反問他。額上的一塊疤顯得有點發紅——每當他發怒發急的時候，額上的那塊疤總是要發紅的。

孔大憨把煙頭狠狠的往地下一甩，說：『你說不是自己人，我問你是不是是一個祖師爺？你在

『磕過頭又怎麼樣？』張大保把鴨舌帽往腦後一推，揚起頭來對着孔大憨的臉說：『那時候，不磕頭不准我們上碼頭。磕了頭又不是賣給他！他欺壓我們欺壓得還不夠？！他是封建頭子，我們是工人，怎麼能是自己人？』張大保氣呼呼的說，額上的疤由紅而紫。他忽然想起『剝削』兩個字，又想起工作組鄭同志的話，說：『碼頭上的封建勢力，把頭和惡霸，一定要肅清。不要怕，政府會支持我們。』他膽子大了，心一橫，氣就壯了，緊對着孔大憨的臉說：『他是剝削！他……他是惡』

「翁錢潘」安清幫中收徒弟擺香堂時，供着「翁祖師」、「錢祖師」、「潘祖師」的牌位。這是「小香」。

「大香」還加上「金祖師」、「羅祖師」、「陸祖師」的牌位。「翁錢潘」三人出處不詳。

『霸！』

他倆在爭執的時候，旁邊早圍了許多人，現在聽到張大保這麼說，大家臉色都有些不大自然。有的替張大保擔心，他竟敢當着孔大憨的面罵王金發，這還了得！要在過去，趕出碼頭不算，還得送到警察局或者憲兵隊去吃官司。

老孫在一邊見他倆頂起來，知道這兩個傢伙都是硬漢，不好辦。他生怕出事，把自己也捲進去，瞅個空子偷偷的離開了。劉世順摸着下巴，站在鐵欄杆邊沒動，用眼睛狠狠的釘着孔大憨。孔大憨聽了張大保的話，眼睛凸得圓彪彪的，兩道濃眉毛一跳一跳，像要站起來似的，說：

『他媽的！你說什麼？你敢「欺師滅祖」！你敢「盜賣安清」！老子今天給你點顏色看看！』說着說着，把寬皮帶繫了一個扣子，虎的把小褂一脫，露出胸口的一撮黑毛，刺着一條青龍的臂膀，和右背上爲成千累萬的麻包、槓子壓成的隆起的一塊老皮。他擰着青筋暴暴的拳頭，照張大保

的胸口就是一拳。張大保的個子雖然比他稍微矮一點，但同他一樣結實，也是個粗壯漢子，像條公牛。一伸手，接着孔大憨打過來的拳頭，用腿橫掃過去，想把孔大憨放倒；孔大憨打架並不『愁』，他乖巧得很，把身子一偏，沒踢着。接着便攔腰一把，把張大保抱住，兩個人於是扭在一起……

站在鐵欄杆旁邊的劉世順，想不到他們真的會打起來，趕緊跑上去拉架；可是那裏能把那兩條牛拉開？虧得碼頭上的人多，大家七手八腳的，總算把他們拉開了。兩個人呼呼的喘着氣，互相狠狠的釘着，像兩隻剛鬥罷的公雞。張大保的小褂子撕破了，腰裏挨了幾拳；孔大憨的眼睛被打腫了，鼻子裏還汗汗的流血，但他滿不在乎的檢起落在地上的搭肩布，擦了擦鼻血，捏着拳頭對張大保說：

『他媽的，等着吧，有講理的地方！』

『對啦，有講理的地方，等着吧！』張大保也叫着說。

這時，卡車沈重的馬達聲響了，幾輛載重三噸的大卡車裝着米開到五號碼頭上。有人喊了聲：『來啦，卸吧。』於是大家便轟的一聲圍上去。

張大保今年二十五歲。二十二歲那年上碼頭的時候，他就認識孔大憨。孔大憨在五號碼頭上是數一數二的粗膀子，有力氣，又是施麻子的徒弟，誰都讓他三分。張大保剛上碼頭的時候，孔大憨欺負他是鄉下老，才到城裏來，時常拿他開玩笑。張大保生就一副倔脾氣，也不知道孔大憨的厲害，總不吃他那一套。有一次，孔大憨又拿他開玩笑，嘴裏不乾不淨的帶上他的媽。張大保的媽是被地主逼死的，他想起他媽就難過。別的還都可以忍受，誰罵他媽，他非跟誰拚命不可。聽到孔大憨罵起他死去將近六年的媽，張大保不由得冒火了；三句話不對頭，兩個人便在碼頭上一堆棉花包旁邊動起手來。孔大憨看不出張大保竟有一身好力氣，沒有佔到上風。碼頭上的人暗暗的高興：『孔大憨可也碰到一條硬漢了！』結果，張大保的叔叔張富才，那個見樹葉子掉下來怕打破頭的老好人，出來給孔大憨賠了許多不是，出面請了一桌酒，才算完事。